四書典故辨正續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三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子游 附見巫咸巫賢

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本吳人。見商本紀及天官書注。余前編因論子游而及之。以爲吳中人物。當以二子爲稱首。顧猶疑之。弗敢質也。及覽今山西解州夏縣志。稱咸爲縣人。縣東五里有巫咸山。咸父子所隱居處。山以是得名。而辨史記正義之非。余按古之稱巫咸者有堯時之醫。有商時之相。他若歸藏莊列世本山

海經等書言巫咸者不一。夏縣之山。卽以人得名。何旨。而定其爲乂王家之巫咸耶。夏縣本漢安邑。班氏地理志安邑下云、巫咸山在南。郭璞巫咸山賦序云、蓋巫咸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明神。登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巫咸果以商相得名。景純作賦。便應及之。顧以爲帝堯醫。不言商相。是晉時無此說也。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善長注經。于古人遺跡。無所不誌。而巫咸不及商相。是北魏時無此說也。惟宋大觀三年。封商相巫咸河東公。繫之夏縣。蓋自

此始則其來也近矣若乃以爲吳人則見於梁蕭統招眞治碑越絕書虞山巫咸所出後漢郡國志吳郡吳縣有虞山巫咸山是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較夏志所稱獨爲近古然則張守節之說信有徵矣

魯人爲長府

路史云長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之欲改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彰其不韙哉此孔子所以聞之而發

言必有中之語。蓋亦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由此觀之。則其欲改爲長府。意可知矣。愚按長源好奇。往往多僻論。此條亦未免穿鑿。而煬宮一證。雅善附會。亦新而不害于理。可爲時文家助一談柄、 郝京山云、初魯昭公與郈昭伯謀伐季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薨于乾侯。今改作者。季氏恨其爲昭公發難之地。以爲不祥。議變置也。與作煬宮溝葬道意同。此亦用路史之說。

鼓瑟希

鼓瑟希總記瑟聲非承問而希也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鄭註席以四人爲節因宜有所尊孔疏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丈八尺加萑席尋八尺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今四子侍坐夫子異席曾晳與三子同席而坐三子言志曾晳不容以繫聲聞之故鼓瑟希也老子第四十一章太音希聲王弼註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太音也是此希字之義蓋不過撫弄以寄意耳嘗見殘本孔子

世家補人不知何著載入此文注云聽之如有音如無音曰希時曾晳雖鼓瑟亦屬耳于三子之言故其聲甚希簡此說得之譚梁生謂曾點鼓瑟葢赤辭畢而點始鼓瑟既終而子始問續困勉錄謂鼓瑟希是方鼓瑟起頭皆未得其解　閻潛邱謂曾點鼓瑟仍有口歌葢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無徒瑟者見釋地又續　按此說不然瑟亦有徒鼓者爾雅徒鼓瑟謂之步是也豈有三子言志而點乃手揮口歌嘈嘈盈耳者哉

莫春者七句

此條有三說。鄭康成註、詠而歸、從古論作詠而饋、謂饋酒食也。論衡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諷也。咏歌饋祭也。歌咏而祭也。賈公彥疏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引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以證謂舞人必有童冠。此皆主雩祭者。張翠屏據項平甫說、引漢志祈穀之祭、舞以七十二人。按前後漢志無此文不知項氏何據冠者五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祭而歌舞、有詠歎淫泆之辭。故曰詠而歸。蓋點欲以農事爲國。亦用世之事、此主祈穀之祭者、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于東流水上。蔡邕

引此經浴乎沂爲證此主上巳祓除者。按祈穀以寅月左傳啟蟄而郊是也。雩祭以巳月左傳龍見而雩是也。皆不在暮春。惟上巳祓除於暮春爲合。當從之。說見前編。按後漢書禮儀志雩祭立土人舞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公羊傳何休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

稅畝　註

張惕庵曰、宣公稅畝、不是什而取二。註中所引杜預注左傳之說誤也。左傳只言古者穀出不過藉。公羊傳只言重於什一。大桀小桀也。何嘗有什二二字面。穀梁傳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是仍什一也。何嘗有

什二來古井田九百畝公田居其一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君只有八十畝一井之中通力合作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法至善也宣公自六年至十五年九年之內三遇旱災民救死不贍只耕私田公田鹵莽滅裂所收實不供用于是另設一法將此公田也攤勻入私田之內計算凡一井共八百八十畝公收八十八畝之租名色仍是什一已多收十八畝畢成數即二十畝二猶不足言一井九百畝已多收二十畝若眞是什而取二一井之田收其一百六十畝亦不待哀公

季氏已爲陳氏矣愚按此條殊不可解所云將公田攤匀入私田內者謂廬舍二十畝也以廬舍二十畝攤入私田則一井共九百畝公家當收百畝不止八十八畝矣若止收八十八畝則但多收八畝無十八畝葢公田原自有八十畝也據張氏說當云將廬舍二十畝攤匀入私田之內凡一井共九百畝公收一百畝名色仍是什一已多收二十畝如此方不錯　稅畝之說任釣臺謂躬行田畝踏取十畝之最上者以爲例余前編取之

按漢書五行志民患上力役解于公田宣公初稅畝就

民田畝擇美者取其什一。食貨志孟康注、稅畝春秋謂之履畝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任說本此。

子路仕輒不去卒死其難 正名章總註

胡氏謂夫子以正名告子路而子路終不喻。故仕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此說自朱子採入集註。數百年來。衆口一辭。未有正其非者。何義門讀書記嘗論之曰。子路不去。雖乖亂邦不居之義。然謂其終于不喻則非也。其死也。仕于孔氏。則亦聞孔悝之難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

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死悝非死輒也先儒于此多失之其說是已然謂子路不去猶未悉其始末按左傳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復使冉有謂之子路卒不許此子路去衛反魯之明證也本章問荅在魯哀十年朱註云明年冬夫子反衛子路亦從夫子而歸矣使子路猶在衛魯人何從而使之後復適衛爲孔悝家臣大抵卽在是年明年秋齊陳瓘過衛子路見之勸其善魯以待時是冬遇蒯聵入國劫孔悝而與之盟遂死其難由此觀之

子路葢去衛而復適衛其去衛者聞夫子正名之論知衛之不可仕也其適衛者應孔悝之召非仕輒也若謂食孔悝之祿卽是食輒之祿此又不然後世微員末秩皆命于一人古則陪隸之屬大夫自辟除養之以采地之祿故曰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儀禮喪服傳大夫之貴臣爲大夫服斬衰卽以大夫爲君也然則子路之仕衛與輒何與哉

莒父

莒父地無考已見前編郱京山云莒父魯公邑今山東

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少昊之後武王封于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魯併莒因以其地爲莒父愚按漢書地理志琅邪郡屬有計斤縣注莒子始起此後徙莒師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莒始都介根在今萊州高密縣東南四十里後遷于莒而介根仍爲莒邑襄二十四年傳齊崔杼伐莒侵介根杜注介根莒邑是也郝氏謂魯併其地爲莒父其說無据　一說莒繫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今莒州地按晉有黃父鄭衛皆有武父楚有冶父城父雞父以爲魯人語音

未確又云在莒州則仍是莒地當時周有莒齊亦有莒
並見左傳豈必莒地而後稱莒父哉

桓公子糾

張惕菴曰齊桓子糾誰當立誰不當立管仲召忽當死
不當死乃古今一大疑案須明辨到底聖言方有着落
今以春秋爲準的取諸儒之言參證則可決其是非按
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程子曰桓
公兄子糾弟春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子糾不稱
子省非公之嗣子也程叅之曰糾不稱齊蒙上公伐齊

省文。非不當有齊也。小白稱齊。春秋書某國某名、本書法如此。非小白當有齊也。二說殊不易決。誰兄誰弟。三傳無明文。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以小白爲兄。僅見于此。莊周荀卿以子糾爲兄。司馬遷趙長君韋昭皆同之。近日西河毛氏尤左袒此言。今以春秋證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七月朱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突鄭莊之庶子。不宜爲君者也。蒙上文不稱鄭。仍不宜爲君者也。正與納糾文同。下云鄭忽出奔衛。上有鄭。又稱鄭忽。鄭之世子宜爲君者也。蒙

上文。仍宜為君者也正與齊小白文同。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文又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又與納糾小白入同。則小白之宜立明矣。淮南王、漢文帝之兄也。擅殺大臣于闕下。于法應死。文帝曲赦之。使薄昭予之書。果子糾兄。正宜直說。何用迴護。況春秋之學。由子夏五傳至董仲舒、語必有所受。荀況莊周戰國橫議之流。語不足信、彼云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衛武齊桓殺兄而篡其國。舉不仁不義之事。加之大聖大賢。以逞其不平之鳴。不過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已。豈可

信之以較是非哉再以左傳證之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小白于未亂之先大臣奉之以出晉叔向亦云高國援之于內于倫序宜立可知公子糾乃旣亂之後恐爲無知所殺逃死而出春齊人殺無知魯莊公與齊大夫盟于蔇夏伐齊納糾至秋猶不能入七月齊桓立葬齊襄公國有君矣猶不知退八月乃與齊戰于乾時敗績魯莊公喪其戎路乘傳而歸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非曲直本末昭然是子糾不宜與

齊桓爭者也糾既不宜與桓爭則管仲召忽均不宜爲公子糾死管仲不死義也故夫子大其功召忽死之迷復也故夫子輕其死不然夫子嘗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聖言豈相矛盾哉愚按程子與程文簡公二說以文簡言爲當程子謂糾非嗣子故不稱子考孔穎達春秋正義云定本經文糾上有子字今本無子字闕文觀下文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孔說可信若小白之書齊春秋又自有例襄二十年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又書蔡公子履出奔楚履非嗣子又不當有蔡國其書蔡以

無所繫耳小白之書齊正此例也至鄭忽與突之事與小白子糾絕不類忽爲世子既立矣突入而後出奔小白非世子又未嘗立不類也春秋書鄭世子忽未嘗書齊世子小白何得援以爲證乎莊荀司馬氏皆以子糾爲兄惟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有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之語韋昭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蓋文帝爲淮南王之兄（史記漢書並云文帝高祖中子淮南厲王高祖少子王入朝常謂上大兄）曰殺兄則于帝有碍故避兄而言弟今謂淮南王是文帝之兄何用迴護則并史漢不讀矣春秋之學由子夏傳至董仲舒

者。公羊傳也。公羊不以桓爲兄。仲舒亦未嘗以桓爲兄。而云其語必有所受。吾不知其所受何語也。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見竹書。衛武殺兄。見史記。莊子三十三篇。荀子二十篇。其書具存。並無此說。何可以是誣之。據左傳所載。小白先出。子糾後奔。不過去國有先後。何分是非。叔向言高國援之于內者。史記云。小白少好善。故高國陰召之。非以其倫序宜立也。及魯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公與齊師戰敗績。鮑叔帥師請討子糾。乃殺之于生竇。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

取之魯也病夫魯之爲所取也魯不能庇糾而殺之曲在魯不在糾也齊桓公有庶子六人無虧爲長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爲太子桓公卒齊立無虧宋襄公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孝公之得立以宋能勝齊也子糾之不得立以魯不能勝齊也設宋不勝齊孝公不得立亦將謂齊已有君孝公不當與無虧四公子爭乎種種曲說所謂强作解事者以其說頗足惑人故詳辨之

許敬庵曰呂氏春秋云鮑叔管仲召忽相善欲相

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愚按子糾兄也故以爲必立欲共佐之。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事小白。管仲召忽居子糾所。然則管仲鮑叔固素有安齊之志者。而各居奇貨以觀變而俟時。檻車之囚。堂阜之脫。非畏死而偷生可知已。故孔子稱之曰如其仁。蓋非特與仲之功。而亦諒仲之心矣。愚按呂覽之說。亦見管子大匡篇。韓非子說林又云、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

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此蓋後人以管仲不奉小白而奉子糾似乎無擇主之智故造作此說爲管仲周旋非其實也果爾則小白君齊固管仲意中事又何爲遮道射鉤致死于小白乎管子又載召忽謂管仲曰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此亦後人附會爲管仲不死解嘲並不可信　家語孔子荅子路有子糾

未成君管仲未成臣之語。見致思篇王肅注論語亦云管仲召忽之于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顧寧人駁之云子糾于齊未成君于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愚按顧說良是管仲之可以無死者以二人皆未常受命于先君均之非嫡嗣小白已從國逆而立乎其位則糾特一亡公子耳仲雖不死

于大義無害此何義門任釣臺之論較舊說爲長

陳恒弒其君

張惕庵曰世言孔子作春秋絕筆獲麟非也哀十四年四月陳恒執其君壬置于舒州六月弒之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君君既不能討則魯史不敢書齊大夫陳恒弒其君史不敢書孔子亦無可筆削故春秋但至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而止事理之不得不然愚按此說非也杜氏註春秋云自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之舊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

之經則為魯史所書明矣若魯史不書弟子又何從而書之王厚齋困學紀聞云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此說最精春秋不書陳恆弒君非無可書也不忍書耳

作者七人矣

作者七人包子良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輔嗣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謂伯夷叔齊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

之誤也。三說雖不同。然皆合上賢者辟世爲一章。指隱逸而言。趙岐註孟子云、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見古之賢王章應劭風俗通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蔡中郎集圂叔則銘云、潔耿介于邱園。慕七人之遺風。後漢書逸民傳論、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其解並同。惟橫渠張子、指作者之聖。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所述于人也。此說恐未然。

蘧伯玉

張惕庵曰、伯玉卷懷。只說進退合宜。不必指近關出奔

一事若强臣逐君卿大夫置身局外便算君子亂臣賊子何所忌憚夫子之賛伯玉決不指此事也襄公十四年伯玉從近關出十六年孔子始生何取此事而追賛之愚按夫子之賛伯玉雖不必專指此事然此事關係不小其是非豈容勿論按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避也註云同僚將爲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以此論之伯玉之從近關出葢力不能討賊合于內亂不與之義此所以得爲君子也崔杼弑君而晏嬰不去矣

光弑君而季札復位待命聖人皆不以爲非職是故爾若伯玉此事果非則大節已虧又何進退合宜之有孔子之生公羊穀梁在襄公二十一年史記在襄公二十二年此云十六年亦誤

放鄭聲

張惕庵曰詩惟二南豳風正小大雅頌入樂餘只備諷誦爲法戒而已鄭詩旣不入樂無可放放者鄭聲也樂記又言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若言詩朱詩乃商頌豈可放乎緇衣見好賢之至

羔裘有正直之臣鄭詩何嘗都是淫亂據按詩除雅

頌南豳之外皆不入樂此宋儒程泰之之說著詩論而百餘篇

願亭林力主之其實非也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季札

請觀于周樂並歌列國之風非樂乎魏武平劉表得漢

雅樂郎杜夔傳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伐檀入樂非

風詩乎樂記言祭祀弗用謂不奏于宗廟朝廷而其屬

于樂部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古者四夷之樂尚

陳于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商頌祭祀之樂章此外

必更有樂裏十年傳宋以桑林享晉侯其證也宋音燕女溺志有音自有詩特時王不陳其風無可攷耳豈專靠數篇商頌以爲樂哉如宋詩止有商頌則歌商頌而有燕女溺志之音又斷無是理也凡攻朱子詩傳者皆謂聲淫非詩淫余前編已辨之安溪李文貞公著詩所自序云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爲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爲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安溪之論如是後學可妄置喙耶

闕文

闕文有二說穀梁傳云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謂如甲戌己丑夏五郭公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見聞未確闕而不書則文是紀載之文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則文是點畫之文近人皆主前說蘇子瞻葉少蘊並從漢志當兩存之

三桓之子孫微

張惕庵曰、三桓之微。是指未然。不指陽虎執季孫斯。哀公欲去季氏。雖無成事。然自此三家遂不振。孟子戰國策史記。載魯君臣事。俱無三家子孫。此其微也。明人管登之言、禮記云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不是如陳氏註所云。必三桓後來受誅于魯公。但古書失攷耳。政柄下移。積重不已。主上昏稚。則篡其國。王莽是也。主上力足制之。則滅其家。霍顯霍禹是也。春秋之末魯君臣不相安已極。若魯蒙周公之德、不至先亡。則三桓必灰飛煙滅。一定之理。觀哀公後魯尚有國二百五

十年而三桓子孫沓無聞焉則子孫之微自是實事愚按此說非也史記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悼公薨檀弓載孟敬子荅季昭子居君喪之語言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竹書周考王十四年魯元公四年也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是三桓至元公時尚存聖人五世而失之言已不驗矣大抵子孫微只據現在春秋昭二十年南蒯叛季氏定八年陽虎又叛十年侯犯叛叔孫氏哀十五年公孫宿叛孟氏大夫僭而陪臣叛之故曰三桓之子孫微正指

其已然者以警之也使三桓翻然悔禍返政歸祿乃心公家雖與魯終始可也聖人豈爲此逆料之辭哉

博奕

奕圍棋也其法至今猶存文選韋昭博奕論云一木之枰枯棊三百李善註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是則魏晉以前棊局止十七道今則十九道此爲不同耳古之博與後世異傳記所說亦不分明今參考羣書大畧可見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棋也十二棋六白六黑投

六箸行六棊故謂之六博斵木爲五子擲之子謂之瓊亦曰齒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故又謂之五木史記蔡澤傳云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奕指云博懸于投不專在行楚辭云箟蔽箟竹名蔽博箸也象棊有六博分曹並進遒相迫王逸註言六博以箟簬作箸象牙爲棊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又云成梟而牟呼五白註梟勝也倍勝爲牟五白博齒也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据此諸說則博蓋先行棊而後取決于投以定勝負是以尹文子云博者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此正言行棊已勝而復以投齒之大小分勝負也與博相類者曰簺說文行棊相塞謂之簺漢書注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梟散是則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其異如此

亞飯三飯四飯

周禮大司樂職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孔疏常食亦以樂侑但大司樂不令奏鐘鼓耳按膳夫職云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此常食也常食但奏琴瑟玉藻進禨進羞工乃升歌疏謂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

可證　不言初飯或云初飯不侑降于天子或云夫子正樂而去其一。按敷終于四則有初飯明矣郝京山云初飯或太師侑之或闕人或有人而未去此說得之。

擊磬襄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據史記是第三次適衛時事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司馬貞据此謂師襄子魯人卽論語之擊磬襄按韓詩外傳云孔子學鼓琴于師堂子京枚乘七發云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韓嬰枚乘在史遷之前並作師堂旣與襄異史記

雖作襄而以學琴繫之在衛時明以師襄爲衛人家語晚出不足信而孔庭歷聘記謂孔子二十九歲學琴于師襄後攝魯相事舉爲樂官孔子以女樂去師襄亦入于海其說尤屬杜撰

孟莊子

春秋襄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二十年春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伐莒新安汪氏謂獻子禫而不縣則始不三年蓋仿于速郝京山謂親喪六月而會盟征伐不得爲孝其說非也汪鈍翁曰禮有之君既葬王

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于禮之變與是故經無貶辭而莊子爲孝孰謂莊子不三年者不然其能逃于聖若賢之責乎

法度

閻潛邱云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晩出公羊傳漢始著竹帛外法度字僅二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末要二處不可同一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斤鈞石也量有五

謂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丈引也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蒞未有舉權量而遺夫度者抑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及多少並急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始皇紀按始皇紀當作律歷志師古註漢書不註史記也亦名法度師古注邢昺疏正同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驗之

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此眞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初
豈容不審此祗緣宋儒好精言性命視此等爲粗迹于
度字別作解按此說非是經有並言權度量者閻氏引
尚書大傳是也有但言度量者王制八政度量明堂位
頒度量是也有但言權量者此經是也舉度量而不及
權舉權量而不及度省文如法度爲丈尺則始皇紀既
云一法度又云丈尺不重沓乎愚謂法之所包者廣如
周禮所稱治象之法敎象之法政象之法刑象之法皆
是度即大司徒以度敎節則民知足之度鄭註謂宫室

車服之制宮室車服未常不以丈尺定之然度謂等殺
非謂丈尺等殺者朝廷之制也丈尺是器已包在權量
中矣周禮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小宗伯辨之衣服宮室
車旗禁令家宗人掌之宮室車服禮儀典命掌之其慎
重如此董子繁露度制篇云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
有位鄉黨有序謂之度制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若去
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
而靡財用也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嗜
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今欲以亂爲治以

貧爲當非反之度制不可踰度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逸周書器服解序云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用道于焉大備豈丈尺之謂哉

繼絕世

此經繼絕世與中庸不同彼言懷諸侯則爲諸侯之世此與國對當指世其家者言邢疏云賢者當世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何說得不分曉按文王詩本支百世孔疏引許氏異義云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分別了然又裳裳者華

詩序云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即此經所謂絕世也朱註云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後則二句無分別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四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以五十步笑百步

戰敗而奔何以止於五十步百步五十步又何以笑百步幼時便著此疑屢舉以問前輩大率謂不過假設之詞無他義也後讀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逐奔不過百步於是百步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之故始得豁然蓋五十步猶在敵人追逐之內未若百步而止者之怯甚也益歎經義之難通如此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漢書食貨志引此文不知檢作不知斂。云豐年斂凶年發。即耿壽昌常平法之所由來。宋陳止齋王厚齋皆主此說。按狗彘食人食。謂以人食豢狗彘。後文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即此句之註腳也。作檢爲是。豐年斂凶年發。乃魏文侯時李悝平糴之法。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二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

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此卽管子國蓄篇所云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斂之以重者。孟子所陳皆王道。豈屑此區區小補之術哉。

作俑

始作俑者。韓昌黎云。俑當作踊。言刑費則踊。象人而用之。李習之云。始爲肉刑者。仲尼猶疾之。況坐視飢民之死乎。蓋以踊指足刑言之。按檀弓云。孔子謂爲芻靈者

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則俑自是木寓人有機發面目象人形者故曰象人而用之韓李之說見羅苹路史注聊以備異聞

孟子見梁襄王

張惕庵曰史記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適齊是孟子在梁首尾未三年也梁惠王雖虐用其民未敢叛周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先齊秦而叛周者梁襄王也孟子惡而去之非卒然一問便可不俟終日愚

按諸侯相王不特見于魏世家考田齊世家云齊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是稱王之事齊與魏共爲之非梁襄一人之罪田齊世家又云威王二十六年敗魏于桂林于是齊最强于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則齊之稱王又先于魏孟子不以是病齊何獨于梁襄而惡之趙世家武靈王五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孟子果以稱王惡梁襄則趙武靈爲第一賢君矣

按六國稱王史記所載互異據田齊世家威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則齊

稱王最先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注謂韓魏齊趙則秦先稱王而後諸侯效尤齊魏世家並言齊宣王魏襄王會于徐州以相王秦本紀在惠文君四年則齊魏稱王在秦惠王之前秦本紀及六國年表又云秦惠文君十三年（魏襄王十年）魏君爲王韓亦爲王楚世家懷王四年（秦惠文王十三年）秦惠王初稱王則秦與韓魏又同時稱王其異如此可見馬遷當日已無確據故岐出而備載之亦史家疑以傳疑之例也千載而下乃鑿鑿斷之曰梁襄稱王先齊秦而叛周何其

立論之果耶。 據魏世家襄王已于元年稱王何以至十年又稱王以意度之元年相王但追尊其父而猶未敢自稱至十年秦惠稱王乃效尤耳卽此益信孟子去梁非爲稱王先叛周之故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張惕庵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約指九州也陳新安以爲七國宋中山按宋中山二國安得當二千里況中山在齊威王時已爲魏文侯所滅此時無中山矣愚按趙註云集會齊地可方千里齊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

八州猶鄒欲敵楚也則方千里者九自是約指九州言之。中山地方五百里。見秦策范雎說秦王未止五千乘。見燕策蘇代謂燕王豈得當二千里惕庵之言是也但謂齊宣王時已無中山卻失考中山滅而復立後為趙所滅史記六國年表在趙惠文君四年齊湣王二十九年　或說以王制海內九州方三千里三索之得九千里義亦與趙同

文王事昆夷

湯之事葛事見孟子文王事昆夷書傳無考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昆一作混又作緄亦曰畎夷即

犬戎。戎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采薇詩孔疏引之此事昆夷之證也

徵招角招

秦龍光云樂以五聲爲正二聲爲變缺一不可成樂景公作樂而繫以徵角亦猶史錯舉春秋之例所以揚氏云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而曰徵招角招也朱子謂其意雖巧而未有以知其說之爲然則固不得指繇命名之義獨于民事有取矣況羽亂則危其財匱物失其理角徵必有怗懘

之音。講家言民事而遺物。亦不成道理。愚按徵招角招趙註但云所作樂章名。孫疏則謂徵爲事角爲民。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此因傅會之說。無足取者。而能光謂繫以角徵猶晉史錯舉春秋之例。則更不然。四時可舉春夏以包秋冬。五音豈可舉徵角以包宮商羽乎。又謂言民事而遺物。不成道理。此語尤非。本文無羽。既以徵角爲民事何緣而兼言物乎。夫徵招角招者。樂章之名。謂徵調角調也樂有五聲。二變。缺一不可。樂章之詩。則各主一調。如李

賀作申胡子觱篥歌賀問合何調曰合善平弄是也當日所作樂章適合于徵調角調因以徵招角招名之及奏樂則諸音皆備非獨于民事有取亦非不用五聲二變只有徵角二音也朱子嘗言周禮祭不用商音樂家謂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則徵招角招之以調言不以音言可知矣定調之說或以調之首一字首一聲或謂每調中最高一聲是宮聲則爲宮調若是商聲即爲商調所謂第一聲者乃領調之第一聲非起調之首一

聲也二說不同朱子語類云大凡押凡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著作黃鐘聲應之又云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宋時定調之法蓋用前說未知古樂又何如耳

公劉

公劉遷幽毛公詩傳但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不言何

王之世。鄭康成詩譜以公劉當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于豳。孔氏詩疏云。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太康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愚按此皆不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說詳中庸先公條是以云然。惟婁敬謂公劉避桀居豳。金仁山通鑑前編因繫于桀在位二十二年甲子紀

內此爲近之蓋有部始封至不窋已十餘世不窋至公劉三世夏自禹至桀十七世其代系約畧相當故可據也

率西水滸

鄭箋以水滸爲沮漆水側余前編常舉程趙二說以獻疑庚戌客關中取圖經與古書合攷之然後是非可定蓋漆水有二緜詩自土沮漆此漆在今邠州寰宇記所稱自土川者是禹貢漆沮既從此漆沮在今麟遊縣流至臨潼一名石川河者是邠州之漆北流注涇詩疏謂二水東

流亦過周地非是　既非適岐所取道。麟遊之漆、遠在涇東南、流入渭。亦所不由。箋說非也。趙氏以為岐水之厓。岐水在今岐山縣北。寰宇記云、原出麟遊普潤里。東南流入漆水。亦非踰梁至岐所經涉水滸者。渭水之北厓。程氏雍錄、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斯言得之矣。

置郵

置郵之解不一。趙註、置驛也。郵馹也。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楊升庵云、置緩郵速。驛遲馹疾。置有安置意猶

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之倍道兼行言速馳也古註郵訓爲馹若是步遞何以从馬此從趙註之說者也閻氏釋地續則從字書而以郵訓馹爲非愚謂二說並不可以解孟子置設也如後漢書衛颯傳置郵驛之置非輿服志三十里一置之置蓋周以前書無所謂置者左傳但有驛馹而不及置爾雅釋言馹遽傳也郵過也亦不及置至漢始有之應劭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是也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

之遬疾乎以郵傳命置郵卽以郵乃虛字耳

廛無夫里之布

張惕庵曰此此廛字朱子既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明是市廛蔡虛齋疑其重複欲指鄉農居貨之屋爲市廛不明白林次崖陸清獻辨其誤亦不明白此卽上文市廛一事而兩說也國中有二廛一是市廛一是左右兩邊民居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指民居也此廛本無租周官載師職云凡國宅無征蓋國中之氓非庶人在官卽農夫二畝半在邑與肇牽車牛遠

服賈者。若家家征其夫布里布。民將去汝。適彼樂土。戰
國之諸侯。亦愚不至此。惟市廛居貨。獲利稍厚。其地租
物稅。本是正額。又因其不塗體沾足。曰此閭師所云民
無職者。令出夫布。不知貿遷有無。非不事常業也。又見
其不種桑麻。曰此載師所云宅不毛者。令出里布。不知
藏貯貨物之地。固不可以樹藝也。總是見其利厚多爲
條目以科斂之。本可併入前文。但有廛有征有法。又有
夫布里布五者。混雜劃出。另言文勢使然。非非朱註誤也
地租物稅。出自商賈。時去時來。此不毛與游手之罰。則

出于常住此廛之居民故曰天下之民少變其詞亦非上指商下指國中蚩蚩之氓愚按此說非是國中有市廛有民居之廛市廛有租民廛亦有租周官廛人掌斂廛布鄭註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是市廛有租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註廛里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引遂人夫一廛田百畝爲證此民廛也載師又云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鄭註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是民廛亦有租但輕耳載師又云國宅無征鄭註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此謂公廨之屬非民廛也今

以國宅爲民廛而云無征錯矣此廛字斷指左右各三區之民居非上文市廛蓋氓是新附之民其人負擔初弛未曾受田不當令出夫布未遑種植不當令出里布戰國時亦以游惰之罰罰之是苛政也故曰廛無夫里之布若廛是上文市宅孟子即併而言之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無夫里之布亦自明白何必劃出另言即另言之何不以類相從次于市廛之下而別爲第五節考經文立言有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則爲路以次而都鄙則爲野又次而及于新附之氓亦使

之各得其所次第如此豈容紊亂況上云天下之商願藏于其市此云天下之民願爲之氓以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之語參看其義顯然朱註云市宅或亦泛言城市之宅未必卽指爲上文之市廛也

孟子處賓師之位

閻百詩云范氏謂孟子在齊處賓師之位非也孟子爲卿于齊孟子致爲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就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眞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齊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田敬仲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故孟子時爲客卿而曰無官守言責愚按孟子言繼而有師命不敢以請師命趙註以爲師旅之命孫疏以爲賓師之命朱子從趙註然揚雄解嘲云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其說必有所據則賓師之解自當范說未可非也或問客卿卽賓師乎曰客卿自客卿賓師自賓師史記秦本紀客卿胡傷攻魏客卿竈攻齊楚世家秦遣客卿通將兵

救楚豈有賓師而任疆場戰鬬之事者孟子于齊爲客卿王高其德望以賓師禮之非客卿卽賓師也知此則孟子爲卿于齊孟子致爲臣而歸及淳于髡所謂在三卿之中與賓師兩不相礙矣

孟子爲卿于齊出弔于滕

左傳鄭游吉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又曰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然則卿送諸侯之葬蓋自晉文公始如游吉言則已過先王之制矣滕小

國服屬于齊不當使卿弔此葢孟子與滕有舊自請于齊王而行想當然也

王驩

趙註王驩嬖大夫按昭元年傳子產執子南而數之曰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此嬖大夫對上大夫言昭七年傳鄭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宣子使從嬖大夫此嬖大夫對亞大夫言哀五年傳鄭駟秦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此嬖大夫對卿言嬖大夫下大夫

也。王驩邑大夫。故曰嬖大夫。今人作嬖倖解。恐非。

申詳

申詳卽申祥。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鄭註、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孔疏、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愚按顓孫複姓。豈可去孫而單舉一字。況父子並書。當以姓繫之於父。以檀弓書法證之。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于君。陳乾昔寢疾。屬其子尊己。皆上舉其父之氏。而子則但

稱其名未有父但稱字而反詳其子之姓於下者然則申祥是人名註疏之說非也　孔叢子衛公叔戍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云云按戍以魯定公十四來奔時孔子年五十六而子思已長則孔子夢奠之年子思幾四十餘歲矣子思申詳與繆公同時自定至繆中隔哀悼元三君凡八九十年二八皆百餘歲其可信乎

晝爾于茅四句

何義門曰下文雖云乘屋于茅卻爲蠱事引孔疏晝日

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爲證愚按鄭箋云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所謂時用猶云不時之用耳非指蠶事蠶事之用曲植籧筐何取茅草絞索捆載之具何與育蠶孔疏易時用爲蠶用殊非鄭意不當從而附會之　屋是野廬孔疏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此所治者野廬之屋也乘有二義毛傳乘升也鄭箋乘治也孔疏鄭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愚按毛鄭皆不言以茅覆屋乘字二義並通若用嚴華谷詩緝中以茅蓋

屋之說當從毛傳作升上解　其始播百穀鄭箋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孔疏引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以證云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于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公家祭社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而止舍愚按箋疏以其始二字黏定十月說故以爲豳公爲民祈祭公社不如朱傳來歲將復始播百穀不暇治屋之說尤爲直截

國中什一使自賦

什一使自賦先儒並云什中賦一獨鄭康成以爲什一之中賦一倬彼甫田詩疏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鄭註冬官匠人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

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此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愚按據康成之說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

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什稅一也以通率爲什一解徹法又是一義考古家亦不可不知錄之以補前編之闕

巨屨小屨同價

趙註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疏云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爲小屨而賣之而大屨豈爲之哉愚按孫疏與趙註不同註以巨爲粗屨小爲細屨是精粗之別不以爲尺寸之大小以上文例之巨小卽大小也大小旣謂尺寸（趙註大小謂尺寸）則巨

小不容更生別解疏說得之但疏謂大與小同價則又不然陳相所云屨大小同則價相若者本謂大與大同價小與小同價但論大小不論精粗耳今謂大與小同價則并大小不論矣彼未嘗為此說而孟子乃以是闢之豈理也哉此言巨屨與巨屨同價小屨與小屨同價而不論其精粗人豈肯為其精者哉就其言而折之不是另換一層朱子從疏說亦一時未暇細審爾

詭遇

詭遇之解趙注得之而未詳悉古之田獵禽獸過防者

不逐不從奔之道也迎面而來者不射不誅降之義也。視其背而去者射之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自左髀達于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者次之自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面傷不獻謂當面射之踐毛不獻謂在旁而橫射之二者皆爲逆射見車攻詩疏 今嬖奚不能應禮而射須王良舍御之正法驅車就禽彼則或從右射或當面射或在旁橫射此詭遇也趙註但云橫而射之曰詭遇舉其一耳

斛律金二子每令出田還校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撻人

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按孌奚之射所謂隨處卽下手者故曰詭遇

戴不勝

孫疏以戴不勝戴盈之爲一人勝音升盈之其字也此傅會之說孟子逸篓謂戴不勝卽戴驩見荀子註愚按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註唐鞅宋康王之臣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爲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輼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司之使者報

曰不見輜車見有車笥而與李史史受罰又戴驩謂齊王曰王大仁于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驩蓋爲唐鞅所逐奔齊也此註兩說並列第謂唐鞅所逐者非戴不勝卽戴驩耳非以驩與不勝爲一人也考韓非子內儲說下云戴驩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前說以爲戴不勝差爲近之覩呂氏春秋宋康王染于唐鞅及唐鞅對宋王云云淫辭篇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皆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　則不勝且不能

自安其身。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者。其言驗矣。

井上有李

郝京山云、井上道間也。古者地皆爲井。路在井間。井上種樹、周禮野廬氏云、宿息井樹是也。又云、路在井間。故謂路爲井。上周禮所謂澮上之道。川上之路也。五祀祭行。亦謂祭井。川澮卽汲水之所。冬月水王。故祭行。行者井也。愚按如郝氏之說。則井上有李。卽井田道路上所植之李樹。考野廬氏鄭註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

蓄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藩蔽。則井爲井籬之井非井田之井也。古者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八家共之。川澮道水之道。不近廬舍。故須井汲。若挹水必于川澮。何以云鑿井而飲乎。井樹亦非井上種樹。說文。八家一井。象構韓形。徐鍇繫傳。韓井垣也。周禮謂之井樹。是井。樹乃井上木欄。故鄭註云。樹爲藩蔽。非種樹于井上也。郝氏誤解周禮。遂以周禮解孟子。誤甚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五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商之孫子八句

其麗不億趙註云麗億數也鄭箋亦以麗爲數孫疏旣引鄭說乃又云商王之子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爲强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爲衆以附麗解麗字則亂矣億有二說毛云萬萬曰億鄭云十萬曰億孔穎達云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楚語云百姓

于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說見伐檀詩疏朱註云十萬曰億從鄭說也　侯于周服毛傳訓侯爲維謂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于周而臣服之鄭箋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于周之九服中訓侯字不同服字之解亦異矣趙註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與毛傳同朱子從趙註　趙註膚大敏達也毛傳膚美敏疾也鄭箋云壯美而敏按壯即大也膚兼大與美二義敏亦當兼達與疾二義蓋助王祭祀惟達于禮者爲能疾于事也

有故而去

羔裘詩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鄭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孔疏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于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

放其大夫胥甲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三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于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士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玦也曲禮云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壇位嚮國而哭三月

而復服此箋云待放于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旣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愚按孔疏言大夫去國之禮甚詳而此經之有故而去卻不得援此爲說檀弓孔疏云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三條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喪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

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避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此孟子有故而去之義疏也臣非以不合于君而去君亦未嘗絶其臣故得爲舊君反服趙註謂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朱子謂樂毅之去燕近之比類皆未合

詩亡

嚴思庵讀詩質疑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之盛無論已幽厲失道版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以後寖以陵遲于時齊晉主

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尚貢包茅或忠臣義士慷慨而抒憤懣之辭或思婦勞人悲傷而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于正然猶尋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于是郯鄅大鼎狄啟于荆尸鴻洞遺封下夷于九縣齊人類于禽獸毀冠冕于泥塗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哭泣之不可轉爲嘻愉呼號之不聞安于閔默而已迹既熄詩既亡矣聖人傷之甚懼之甚于是假魯史以立文奉天子以行事或筆或削或子或奪弑君篡國者必誅僭王猾夏者必黜而後天子

之位尊而後中國之體正而後亂賊之罪彰此聖人撥亂之大法實聖人救世之微權也譬之有人焉身不爲善始則父兄教戒之譴呵之繼則親黨誚讓之閭里訕斥之終于不悛則士師之法治之束之以三木麗之以五刑而其人乃懼而悔悔而改矣春秋與詩猶是也詩之意婉而春秋之法嚴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于旣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于已墜其致一其用殊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文武降而至于春秋五百餘年之間詩未嘗亡也楚莊入陳殺

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愚按呂東萊謂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鄭夾漈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此條葢祖述其說竊以爲不然周自東遷以後天王守府夷于列國僖襄之世齊晉代興名爲尊周而周室益弱號令不出于境內王迹之熄久矣其時列國雖有詩如木瓜美齊渭陽思晉皆與王迹無預即有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辭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亦猶病者之自爲呻吟而已譬之父兄不能懲治其子弟雖有親黨之誚讓閭里之訕斥曾何補于其家教哉故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至于中國無霸楚莊入陳而變風終焉則不但王者之迹熄而霸者之迹亦熄姜西溟有此說見湛園集

論王風篇此天下之又一變也謂王迹至是始熄非也

春秋

黃梨洲曰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辨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于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

削者其筆者即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于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先儒以爲于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畧之間以一字寓其褒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春秋雖因于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弑

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崔杼弑其君此檮杌之書法南史楚史官執簡而往書齊國之事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于赴告此時弑君者方當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于魯者未必爲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于列國之史者也而謂一一由于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也南雷文定陳同亮刻胡傳序愚按此論亦有見然恐未確夫子果于魯史所載取其非常者書之而去其常者則如夏五郭公之殘闕何關大事乃不削而去之而猶存其文于簡策此于魯史未嘗有所去取之驗也至

于魯史原文夫子有仍其舊者亦必有加點竄者先儒說經拘于義例誠不免附會穿鑿之失然謂于魯史舊文全無損益又未必然也崔杼弒君太史見殺當時或但以君薨告不敢以弒君告而魯史正其爲弒此即魯史之書法矣何必取之于列國之史乎齊陳恒弒簡公孔子告于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此亦孔子正其爲弒耳在齊人亦未必以弒君告也況列國之史夫子何由一一寓目緯書雖有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之說要亦未可據信耳

公行子有子之喪

荀子大畧篇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于塗郝京山据此謂子之即燕相子之氏公行蓋公行子之尊屬也嘗爲燕君燕亡逃歸齊死齊王以寄公禮葬故朝臣往弔愚按齊之伐燕國策及史記燕世家並云齊勝燕子之亡而史記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之子皆死竹書云齊人擒之子醢其身何得歸齊而爲寓公疏云喪其子故有子之喪蓋喪必有主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時公行氏喪子身爲喪主以受賓

弔。故曰有子之喪、京山謂大夫喪子。不得講朝廷之禮。不知周禮卿大夫之喪。肆師相其禮。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疏說是也。俗解謂有人子之喪。則謬耳。　襄十四年傳、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杜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魏鶴山云、此如孟子所謂朝廷。

負芻之禍

趙註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蓋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此何說也。左傳楚蒍卻

氏。或取一編菅。或取一秉秆。豈作亂者用火攻。故負芻草耶。竊疑負芻當是人名。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戰國策有魏公子負芻。疏說非是。

少艾

艾訓美好。集註本之。趙氏孫季昭示兒編駁之云、徧攷載籍。並無艾爲美好之說。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言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此說固不可用。顧仲恭講四書隨筆、謂古人呼男色爲艾。引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國語國君好艾大

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之工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爲證愚按國策之幼艾指建信君此是男色若艾豭杜註云艾老也豭牡豕也以喻宋朝好艾韋註云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韋杜去古猶近若艾爲男色豈得不知而一以爲老一以爲誤字並不作男色解顧說亦未確此等但以意會可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

竹書禹卽位二年咎陶薨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秋八

月帝陟是皐陶薨而後薦益自二年至八年正合孟子七年之數史記夏本紀云禹舉益任之政十年或并居喪言之可耳其敘之東巡以前不無少誤路史謂益先禹死無薦益七年之事而以孟子之言蓋爲辨士設豈其然乎

屈產之乘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北屈縣師古注卽晉公子夷吾所居劉昭後漢志注杜佑通典並云晉有屈產之乘卽此樂史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昔有白馬毋飲兹

泉生得龍駒春秋傳晉屈產之乘葢此地所生良馬也愚按据劉昭杜佑說則屈產是屈地所產之馬今山西蒲州府吉州是據樂史說則屈產是地名在今山西汾州府石樓縣二說不同閻百詩謂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而斥樂史爲傳會然趙岐注孟子何休注公羊傳並以屈產爲地名則樂史之說亦自有本當並存之

垂棘

垂棘孟子注及左傳公穀注並云地名而不詳其所在

按山西澤州府志云垂棘在府治東北三十里高都村古晉城縣遺址也村南不半里垂棘洞在焉內有石堅而潤瑩澤而光潔又云東漢志高都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卽垂垂棘之璧出此今有巖洞大石自閉按高都之垂不名垂棘漢志亦不言産玉此後來附會之說不足據也

費惠公

王厚齋金仁山並謂費惠公卽魯季孫之後僭稱公者

張惕庵駁之曰魯自哀公後尙傳世二百十六按自哀公元年至頃

公二十五年滅于楚凡二百四十六年六當作五十年而後滅于楚三桓之後泯然無聞未必據有費邑矣愚按竹書周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此魯元公時事正子思同時彼公然出而與晉侯會其強可知惕庵謂此時已無季氏未之攷耳

鼎肉

鼎肉趙註無解郝京山云肉烹于鼎者儀禮有飪鼎熟肉也有腥鼎生肉也愚按禮記少儀云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孔疏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于鼎者則是生肉

如牛肩臂臑折九箇羊肩七箇豕肩五箇之類以其可升於鼎謂之鼎肉非非鼎烹之肉也

弟爲尸

弟爲尸此弟乃從昆弟非同產弟也何以知之古禮祭外神尸不必同姓傳記稱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太山召公爲尸晉平公祀夏郊董伯爲尸是用異姓也宗廟之祭尸必用同姓于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鄭康成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士虞記注云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若同產弟則兄爲長適不

當以弟爲尸故知只是從昆弟耳見時文有用同氣塤箎語者聊一論之

子都

子都備考以爲鄭公孫閼愚按趙註云子都古之姣好者引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初不指爲公孫閼孔穎達詩疏云都謂美好而閑習于禮法二章不見子充毛傳子充良人也鄭箋忠良之人孔疏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然則子都子充皆稱美之詞並非人名即以爲人名亦必古人而非公孫閼此詩小序云刺鄭忽忽與公

孫閼同時鄭人作詩而津津于同時之美男子豈不褻耶況公孫閼之美又何所據耶

狼疾人

趙註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于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此說固難通朱子云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按狼猛而儆給能自顧其後故書傳多稱狼顧而疾則不能之說則朱子以意言之非確解也一云狼疾猶狼藉其說亦本趙註按釋文云狼藉草而臥去則穢亂爲狼藉爾雅

翼狠貪聚物不整故稱狠藉此與失其肩背之義全不合陸陶山埤雅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狠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者此說最善狠貪以忘身養口腹之人以小害大有貪饕之病故曰狠疾人猶戰國策云有竊疾也

儲子得之平陸

四書釋地續曰平陸今爲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身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

平邑。方爲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睢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愚按儲子爲相得巡行國中。本趙岐舊註。越絕書周公避位出巡于邊。則自古有然。不特范睢傳可證。

公儀子

陳幾亭云、魯所以滋削之故。正以公儀休爲相、子思爲臣耳。休蓋一清廉剛決之士。見義未精者也。其於平易

近氏因時制宜之意大抵疎邈設令相子思而居休于
坐鎭羽儀之地魯其不日競乎又云公儀休不知何如
人觀其相魯而國滋弱又不舉子思自代識度猷爲畧
可見矣至董生所稱出其妻事尤爲不經與孔子稱公
父文伯之母何其反耶愚按史記循吏傳稱休爲魯相
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說苑又載其池淵不稅
蒙山不賦苛令不布已閉心何閉門之語此亦可謂平
易近氏因時制宜者矣孔叢子稱休砥節厲行樂道好
古恬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

爲相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使休之才不足以治魯則子思之言不幾于欺其君乎至所傳出妻事亦非不經彼旣令食祿者不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見循吏傳而其家首自犯之惡得不怒敬姜所云織元紞紘綖成大帶祭服者效其婦績以共祭祀而已非與民爭利而休之家織布好語見循吏傳董仲舒傳則云織帛好者人以爲好是奪民之利令無所售其貨也觀孔子以妾織蒲譏臧孫則知休之事不爲過幾亭之論謬矣

燔肉不至

燔肉不至史記云郊祭之膰俎趙註云祭于宗廟二說不同愚按腥曰脤熟曰膰祭天地社稷主腥故傳曰受脤于社祭宗廟主熟故詩曰燔炙芬芬經言燔肉當是祭于宗廟但古祭天之禮有二冬至圜丘之祭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爲席陶匏以爲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季秋明堂之祭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寔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魯人之郊乃孟春祈穀之祭說見論語魯之郊禘條其禮殺于圜丘故

得薦熟而有膰俎耳然則郊祭廟祭二說皆是當並存之　助君祭士以下必自徹其俎大夫以上則使人歸之故曰膰肉不至見儀禮特牲饋食疏

孔子不稅冕而行

首服以冕爲尊大夫元冕惟助祭于君則服之其家祭惟得用弁而已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周官司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其文繫孤卿大夫士之後則大夫士之上服皆臨事授于有司不得家藏而私用之其嚴如此就使春秋之世

此禮已不行亦必無去國之臣可以戴冕而行若是其
褻者按禮祭祀畢歸助祭者之俎俎者所以明祭之必
有惠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
示均也此祭統之第八倫所謂見政事之均者至此而
祭祀之禮終始釋冕服今燔俎未致尙非稅冕之時而
孔子卽行旣行而後使人歸冕于公所謂不稅冕也趙
註云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似孔子戴冕
出國門者此不達于禮之說也

官事無攝

官事無攝非非謂官少事多以一官兼數事也春秋侯國官制僭踰宋以王者之後設六卿復有太宰少宰見成十年傳晉作六軍以卿爲軍將又有太師太傅孤卿之官見文六年傳鄭亦有六卿又有太宰見襄十一年傳魯文公時臧孫辰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六卿並見春秋非命卿不書成二年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四卿並見會葵邱時此等雖未見于經傳然羽父求爲太宰在隱公之世且官事不攝夫子以譏管仲則其時官制無度亦可知矣繩以先王之法豈不譏

滅而反議增耶所謂官事無攝者諸侯有事于天子必使命卿以往禮也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謂其未有職司于王室杜注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杜注印段年少位卑此皆攝卿從事非所以尊王故申官事無攝之禁官事謂官之有事于王室者無攝謂無以大夫攝卿也若如舊說以一官攝數事則于春秋時事不合矣

取士必得

再命既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取士當指貢於王國

者言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尙書大傳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其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周禮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

任而進退其爵祿雜說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所謂取士必得指此如作得人以爲己用則與尊賢二句無分別矣

無有封而不告

安溪李文貞公謂無有封而不告繫在交鄰之後葢存亡繼絕如城楚丘之類非指本國臣下此說固然而義尙未備當兼封國與封爵言之城邢城楚丘此封國也邾與小邾皆附庸之國前此未爵春秋但曰邾儀父郳

犂來而已。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杜註、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杜註、始得王命而來朝。蓋亦齊桓請而封之也。此封爵也。郝京山以封爲窆。引禮記懸棺而窆之以證。謂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有賵有賻有贈有送。封必告。死葬相助也。此解非是。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張惕庵曰、明人曹石霞論此章云、魯爲齊弱久矣。本不敢覬覦齊地。時値燕昭王復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

即墨聊城未下。魯于此時欲乘釁而動取南陽之地其說恰中情理。蓋慎子亦非愚無知。齊若無釁豈敢妄動。不知後來樂毅奔趙。齊地盡復若田單破燕之後卒強兵責取南陽。魯將何以待之。小人謀國。但見目前往往如此。愚按樂毅破齊在周赧王三十一年。孟子之卒史記索隱謂在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雖未必確然卒于樂毅破齊。齊湣王未死之前無可疑者。魯雖弱小常敗齊于平陸又伐齊入陽關。並見田齊世家豈皆乘釁而後動哉。石霞之說。張惕庵謂其恰中情理皆失之不考。

田疇

趙注、疇一井也。疏、說文云、疇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愚按賈逵國語注、田一井爲疇、李善文選注引之、而疏以爲無據、何也。若杜預左傳注、並畔爲疇、韋昭齊語注、穀地曰田、麻地曰疇。顏師古漢書蕭望之傳注、美田曰疇。說皆有本、以對稅斂、則韋說可用。

子莫執中

趙註、子莫魯之賢人。郝京山云、詳其文義、因上文楊墨稱子、而此指儒者爲子也。莫、勿也、戒辭、亦疑辭、如文莫

吾猶人之莫。言儒者學聖人之道。聞執中之訓。鑒二家之偏。得無就爲我兼愛之間。而守之爲執中乎。子亦莫須執中也。愚按子莫爲魯賢人。則亦當世指名之士。以道術鳴者。而荀子非十二子篇、歷舉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愼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莊子天下篇、歷舉墨翟、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皆不及子莫。他書亦不一見。趙註臆度言之。無所攷据。郝解可備一說。

鄭康成註曲禮放飯謂去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穢趙註以流字例之解作大飯趙註是也按禮記少儀云侍食于君子毋放飯毋流歠小飯小口而飯而亟之疾咽小飯與放飯對則放飯為大飯明矣大飯長啜飲食入口多而欲速貪饕之狀失禮之甚者方望溪禮記析疑云放飯者餘粒散布流歠者餘瀝沾濺此與鄭趙二說又異果爾則猶是小失禮非此處確義

二女果

趙註訓果為侍集註因之郝京山云果與婐同通作灌

進酒也周禮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天子大祭祀賓客王正祼后妃亞祼詩云厥作祼將酌酒獻尸曰祼獻賓客亦曰祼禮記投壺云奉觴賜灌卽果也愚按周禮宗伯肆師之文祼皆作果鄭解不爲無據然祼以行禮此言其富貴之樂與被袗鼓琴一例未必以行禮言蓋果與婐通女侍曰果卽所謂妻帝之二女者趙註是也而孫疏非之以果字屬下句訓爲果實之果謂貨若固有之也成何句法

若崩厥角稽首

若崩句絕自上墜下曰崩言商人四體投地若崩墜然尚書大傳云紂之卒幅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即若崩之謂也厥角稽首趙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注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是應說爾說訓厥字小異其爲頭角叩地則同自後文人承用如邱遲與陳伯之書朝鮮昌海厥角受化王融曲水詩序屈膝厥角請受纓康陸倕石闕銘屈膝交臂厥角稽顙如厥爲語助而若

崩與厥角連文何以不曰崩角而曰厥角乎後人誤據僞泰誓若崩厥角之文以讀孟子遂致句義俱舛

山徑之蹊閒介然

趙註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疏云山嶺有微蹊其閒之微小介然而已此以介然屬上讀是微小意朱晁補之新城遊北山記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語本此北宋時朱註未出猶從趙讀也朱子以介然屬下爲句作倏然解按易繫辭云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際也楚辭悲江介之回風亦邊

際之義他若纖介一介皆謂微小無作微忽解者似從趙註爲長馬融長笛賦云介閒無蹊人迹罕到介閒本此

禹之聲

舊解以聲爲樂聲據聲者鐘也考工記鳧氏爲鐘其前文總敘攻金之工一節則云鳧氏爲聲鄭註聲鐘淳于之屬淳于亦鐘類鳧氏不爲他器而前曰聲後曰鐘此聲卽鐘之明證惟聲卽是鐘故下文直曰以追蠡不更出鐘字若統論樂聲而驗之以鐘則當云以鐘之追蠡矣

盆成括

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答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髽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朱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愚按晏子春秋之盆成适與齊景公同時

固不得爲孟子弟子而孟子時自別有一盆成括應劭風俗通云盆成括仕齊其子避難改氏成此則孟子所稱仕齊見殺之盆成括也朱配祀孟子者孟子時之盆成括非景公時之盆成适古來同姓名者多矣安見春秋戰國不當有兩盆成括耶且攷孔叢所載夜哭者乃盆成𨱆事晏子春秋作盆成适或是譌文不可以此疑孟

羊棗

何義門謂羊棗非𣚍棗蓋柹之小者余已採其說近復細

攷之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樝梨梬栗張揖曰梬梬棗也李善注說文曰梬棗似柹而小名曰梬顏師古漢書注亦謂梬棗卽梬棗齊民要術柹有小者栽之無者取枝于梬棗根上插之此又與義門其樹再接成柹之說合則羊棗卽梬棗矣又左思吳都賦平仲桾櫏注桾櫏柹之小者司馬溫公名苑桾櫏子似馬奶卽今牛奶柹正字通謂桾櫏卽梬棗蘇頌圖經一種小柹謂之梬棗俗呼牛奶柹李時珍曰小員如指頭大者名丁香柹廣志梬棗卽丁香柹此則義門所謂柹之小者通得棗名不

必卽一物、要亦羊棗類也。